

爱乐者说

## “小溪”流出的不朽音符

■李近朱

【在德语中，“BACH”（巴赫）这是一个词，意为“小溪”，潺潺流淌的美丽小溪。】

我收藏着一枚邮票。发行时间：1950年，正值德国音乐宗师巴赫诞辰200周年；发行国家：德国。正是巴赫生于斯成于斯的故国。仔细揣摩，发现邮图上有一排五线谱，其上跃出四个音符，音名为B、A、C、H。这引起我的关注。我将其移到钢琴键盘上，正是简谱中的降7、6、1、还原7。串缀一起，再咏唱、弹奏，却也朗朗上口。蓦然，我又发现，B、A、C、H这四个字母，不就在巴赫本人的名姓中吗？他的全名叫作：约翰·塞巴斯蒂安·巴赫。

在德语中，“BACH”（巴赫）这是一个词，意为“小溪”，潺潺流淌的美丽小溪。于是，一段音乐似在耳边萦绕，那是我少年时代初练钢琴时所弹奏的巴赫《创意曲》。两个声部和三个声部的曲调，恰如汩汩涌出的清流，在我的手指下，追逐、交织、呼应、歌唱，走向音乐愈益美丽的境界。而为钢琴家历练最高技巧的那部《哥德堡变奏曲》，则在我聆听的经历上，感受和体味到了巴赫无尽旋律所散发出来的古典醇香。当然，我还欣赏过巴赫的管弦乐作品《勃兰登堡协奏曲》以及一些“组曲”，那绵延不绝的音符接力，像奔涌相续的溪水，活跃而深沉、响亮而隽永，更显出巴赫音乐中生生不息的“流淌”气质。

就在这瞬间的音乐回声中，我又想到巴赫一部叫作《赋格的艺术》的经典作品。其中一曲，

极为特殊。有如“橡果”一般的音乐主题，就是由B、A、C、H构成。这阙创作，以作曲家名姓织就的四个音符作为主题，运行在技巧艰深的一种音乐形式中，这就是“赋格”。“赋格”，现今只是一个简单的音译“FUGE”。早在20世纪初叶，中国音乐先驱者则意译为“遁走曲”。这个词语所蕴含的你追我赶的追逐性，恰当且形象地还原了“赋格”的曲体样式，即在一个简单音调所构成的音乐主题上，前仆后继式地陈述着，并依据原型，加以变化。“赋格曲”虽在“遁走”中复杂多变，但却处处留下了主题的身影。作为古典音乐的一种体裁，“赋格曲”留传下来，并成为古典乐派常用的曲式，也在后世音乐创作的借鉴中，成为推动音调延伸陈述的一种手法。

巴赫一生写下不少“赋格曲”，其中以自己名姓“BACH”为主题创作的“赋格”，是一首技巧高超、效果精彩的乐曲。表面上看，此曲带有戏谑色彩，但只有像巴赫这样音乐创作纯熟精湛的大师，方能驾轻就熟地将这些本无更多蕴意的音符组织起来、发展起来，有章法地构成优美的音乐意境，以至于让人们认定，这不是一个音乐游戏，而是一阕严谨的艺术之作。

巴赫的作品奠定了巴洛克时期古典音乐的根基，为后来的维也纳古典乐派打开了大门。德语中，巴赫名字“BACH”是为“小溪”。同是德国人的音乐大师贝多芬，终生崇拜先师和“老乡”巴赫。沉浸在巴赫不尽的音乐溪流中，也是贝多芬成长为音乐巨人的一个因素。即便他已很高大，似已超过巴赫，但他还是恭敬地说——“巴赫不是小溪，而是大海”。这表明，一代宗师巴赫

的音乐的广袤开阔，为后来人展开了一个充满音乐魅力与美丽的博大时空。贝多芬的感叹，在各个时代均有不同的回声。比如，到了19世纪上半叶，贝多芬之后的德国音乐家门德尔松，已身处浪漫主义音乐时代，他以指挥家身份，开掘了巴赫《马太受难曲》等遗作，在历史的陈述中，再次光大了这位古典宗师的崇高音乐境界，表明巴赫的艺术遗产，真的犹如大海一般浩浩壮阔厚重。

到了20世纪后期，乃至21世纪，此时离巴赫已遥遥三百多年了。但是，巴赫那犹若小溪流水一般的旋律和多变的节奏，又引起现代音乐家的青睐。“摇滚巴赫”登场了，在重金属一般音乐的擂动下，巴赫再度崛起。尽管时代为古老的巴赫穿上了崭新的“饰装”，做了时髦的打扮，但巴赫骨子里的典雅和严谨，依然不为任何新奇时尚的光彩所掩盖。他还像清澈的小溪一样，透出了轻盈晶莹的面貌。

我常常想，为什么古典音乐至今仍有生命力。巴赫名字所给我们的启示是：艺术因有源而生不息，因有流而绵绵不绝。这个源流往往不是扎根在音乐自身，更久远和更劲力的缘渊，还是广若大海一般的人类生活和情感。

卡拉扬说过：“每天清晨第一件事，就是聆听巴赫的音乐，这好像是清泉流淌，经过心灵。”无论是巴赫，还是贝多芬、门德尔松、卡拉扬以及“摇滚”的乐手，他们创作和演奏的音乐也像小溪一样，在生活与情感的广阔视野里，以音符幻化出了小溪一般的音乐，汇成了音乐海洋，铸就了古典音乐的百代不朽。



## 我不善于道别

■[俄罗斯]叶夫图申科

我不善于道别。  
对于我爱过的人，  
我虽然有过的粗暴，  
却总是避免无情。

对于突然变坏的人，  
只为自己活着的人，  
我学会了谅解，  
尽管不再喜欢他们。

我谅解无心的迷途人，  
他们的过失很莽撞，  
可他们的内心  
毕竟闪着悔罪的光芒。

我却不能谅解自己  
那些圆滑的诗句。  
我不祈求宽恕，  
我不是个叫花子。

我谅解一切弱者，  
小酒鬼，邋遢鬼，  
可总是有人喜欢  
别人的厄运或恐惧。

心与心的贴近，  
自然远胜于无情。  
我不善于道别，  
我已学会了谅解。

(刘文飞译)

(俄罗斯著名诗人叶夫根尼·叶夫图申科4月1日在美国去世，享年84岁。叶夫图申科一生诗作颇丰，出版了约40本诗集，不少作品被译为数十种语言。2015年，叶夫图申科在北京荣获“中坤国际诗歌奖”，成为首位获得该项中国民间诗歌奖的俄罗斯人。)

## 和幼儿一起“沙漠科考”

■劳茂

【在人类教育发展的诸多模式中，有组织的户外教育模式已经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，它对青少年的综合素质提升巨大，越来越受到教育学家的重视，在发达国家，这种教育模式更加完善与成熟。】

今年清明节，我有幸参加了一次沙漠科学考察。这不是我第一次参加沙漠科考了，可这次完全不同，这是一次“幼儿”沙漠科学考察。21位小朋友，最小的3岁零10个月，最大的9岁，平均年龄6岁。组织者是儿童户外教育专家“亲子猫”，地点是内蒙古库布齐沙漠恩格贝旅游区，亲子猫沙漠研学教育营地。

几天与孩子和家长们走过沙漠，使我内心震撼，中国儿童教育现状已经发展到这样子了吗？

那天，近50人的团队到达库布齐沙漠后，稍事休整，兴奋的孩子们就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始了沙漠研学旅行。库布齐沙漠颗粒很细，一阵微风吹过，昆虫爬行的脚印就被吹平了。爬沙坡的时候，松软沙子使攀爬者一步三倒退；小憩时，浑身的大汗又立刻被冰冷的沙漠大风吹走而一身寒意。整整三天，最多的一天走了9个小时，有孩子闹情绪的，有孩子调皮的，但是竟然都走了下来，还不到四岁的小乐乐更是一步不落，而所有的爸爸、妈妈也竟没有抱他们一下！老师、家长和小朋友之间，相互鼓励，相互帮助，争先恐后，21位小朋友竟然没有一位放弃。

一路上，老师讲沙漠的形成、沙漠的植物、沙漠的昆虫。中途休息时，小朋友们去采植物标本、昆虫标本。晚上，在满天繁星下，孩子们听老师讲天文知识。

三天里，小朋友们学会了搭帐篷、沙漠取水、设置捕虫陷阱、制作队旗、制作指南针、点篝火、烤土豆……

临别之际，小朋友和家长们共同在营地种植了绿油油的樟子松。每棵树上都挂上写有孩子名字的标牌，他们将会与小树共同成长。

利用清明假期陪同孩子来沙漠的家长，更是收获了更多与孩子的亲情。平时忙于工作，对孩子的关心都不能全心全意，有些家长甚至对自己的孩子不了解，面对他们的缺点束手无策。在这三天的行程中，孩子们比较出了品行、能力的差异，有的坚毅、有的好学、有的热情，也有自私、固执、顽劣，而孩子们的行为，能从家长身上看到影子。家长在一起更多地交流教育孩子的方法。

与“亲子猫”合作的沙漠无际草原房车露营俱乐部在沙漠有10多年的经验，员工们充分展示了内蒙古人的热情、厚道、豪爽和敬业，特别是厨师很给力，烤全羊、自制酸菜炖肉、奶茶……

在人类教育发展的诸多模式中，有组织的户外教育模式已经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，它对青少年的综合素质提升巨大，越来越受到教育学家的重视，在发达国家，这种教育模式更加完善与成熟。中国这方面起步较晚，但却呈爆发式发展，特别是户外科学考察的教育模式。在中国“望子成龙”的传统教育理念下，户外科学考察正在向低龄化发展。家长的共识是“不能输在起跑线上”。教育部颁布的《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》明确地把“为幼儿提供健康、丰富的生活和活动环境，满足他们多方面发展的需要”作为重要内容之一，而“关注个别差异，促进每个幼儿富有个性的发展”，更是进行少儿教育的研究者正在研究的问题。

“亲子猫”已经带领过上千人次的幼儿、少儿穿越国内外的大草原和沙漠，积累了丰富的户外亲子教育的经验。少年强则中国强，幼儿强则少年强。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户外教育团队加入，不断总结经验，为中国的幼儿教育贡献力量。

碟碟不休

【我总是说，电影可以娱乐地看，可以技术地看，也可以哲学地看，但我这里说的哲学既不是教科书式的哲学，也不是学术圈里的陈词滥调，而是能真正解释世界的哲学。】

感觉去年的奥斯卡获奖影片还没看完，今年的奖项又揭晓了，不知是该感叹时光的飞逝还是责备自己的用心不专。都说这几年的奥斯卡是“小年”，没有大师没有伟大的电影，徒然为自己的观影清单增加了一长串片名而已。都说互联网时代是“共享的时代”也是“平庸的时代”，资源太容易获取也就不会太珍惜。二十多年前我上大学那会儿，为了看一部奥斯卡获奖影片四处奔走费尽心机，而如今在颁奖前就可以在大银幕上看到提名的热门影片了。经典需要时间的沉淀，不完全是由奖项决定的。虽说是“小年”，不过今年的几部获奖电影还是值得说道说道，前提是稍为懂一点哲学，比如获得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原创剧本奖的《海边的曼彻斯特》。

我一直有个“谬论”：如果不懂点哲学，连个电影都看不明白；而如果哲学解释不了电影，也是没用的哲学。这个观点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，他们争辩说电影跟哲学没有关系。我总是说，电影可以娱乐地看，可以技术地看，也可以哲学地看，但我这里说的哲学既不是教科书式的哲学，也不是学术圈里的陈词滥调，而是能真正解释世界的哲学。马克思在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》中有句名言：“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。”这句话曾经激励了无数哲学的人试图改变世界。余英时先生早就指出，马克思的这句话是针对欧洲的哲学家说的，因为中国的哲学家自孔子以降一直试图改变这个世界，解释世界而不是中国哲学的长项。

《海边的曼彻斯特》的故事跟它的拍摄手法一样简约，讲的是卡西·阿弗莱克扮演的李·钱德勒因为哥哥去世，回到家乡处理后事，触动了他深埋心底的一段伤心往事。电影的关键情节是，李在家中靠在沙发上睡着了，梦见自己的两个女儿摇醒他，对他说：“爸爸，你没看见我们身上着火了吗？”李连忙回答说：“不，你们身上没着火。”这时，屋里的烟雾报警器响了，李从梦中惊醒，发现炉子上的菜烧糊了。

熟悉弗洛伊德的人都知道，电影中的这个情节直接照搬了《释梦》中的一个经典案例，电影的编导肯尼思·洛纳根在接受采访时也承认这一点，但他的复述和解释都有偏差。《释梦》里说的是一位父亲在儿子死后雇了一位老人

千里涂鸦

## 善待老街

■郑千里

【但我游览这些老街，有个共同的感受便是：一条老街其实也是一位老人，一位耄耋老人。】

我国的建筑文化源远流长，有不少的老街。比较著名的有屯溪老街。屯溪老街坐落在黄山市屯溪区中心，北面依山，南面傍水，全长一千多米，宽5至8米，包括一条直街、三条横街和十八条小巷。不同年代建成的300余幢徽派建筑，构成了屯溪老街整个街巷，因其位于横江、率水和新安江三江汇流之处，又被称为流动的“清明上河图”，是我国目前保存最为完整、最具南宋和明清建筑风格的古代街市。

2009年，屯溪老街与北京国子监街、苏州平江路一同荣膺“中国历史文化名街”。

上海有条称为“小东门”的老街。其地处黄浦区老城厢，全长825米，由西到东的建筑风格和业态布局，展示了老上海从明清向民国直至西洋文化蜂拥进入时期，一段历史文化的嬗变。

南京市淳溪镇有一条老街，被誉为“金陵第二夫子庙”。

高淳老街自宋朝正式建立街市，至今已有900余年历史。老街东西全长800多米，宽5米左右，因该条老街呈“一”字形，又被称为“一字街”。2013年2月，高淳老街历史文化景区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。

广西的北海市有一条老街。这条老街始建于1883年，沿街全是中西合璧骑楼式建筑，既是道路向两侧的扩展，又是铺面向外部的延伸。人们行走在骑楼下，既可遮风挡雨又可躲避烈日。

在呼和浩特市也有一条塞上老街，源于明万历年间建成了大召寺，因寺庙的香火鼎盛，自然带动了其西侧的一条横街商贸云集。大召寺附近现存的大盛魁旧址、元德盛旧址等，即是旅蒙商人辉煌历史的见证。

今年正月我来到呼和浩特，顺脚也就到塞上老街观光。

只见塞上老街当口的石墩厚重敦实，两旁的瓦楼沉稳古朴，而在那充满明清遗韵的彩色牌楼上，就悬挂着一块上书“塞上老街”四字的匾额。

塞上老街原名通顺街，既是呼和浩特的发祥地之一，也是当年大皇帝钦赐的“归化城”最为繁华的街道之一。其雏形若是追根溯源，应有400多年的历史，而最后形成塞上老街的基本格局，是在大清光绪年间。

真正的老街因年老珠黄已被拆除，如今的塞上老街其实并不老，是1982年之后呼和浩特市重新加以改造和修缮，体现历史文化名城的一条街道，全长达400多米，其全部建筑充分体现明清时期的特点，被誉为老呼和浩特的日影浓缩。

故此，塞上老街那些貌似明清古式的房子，

看护儿子的遗体，自己到隔壁房间里休息，结果做了一个梦。在梦中，儿子来到他的床前，拉着他的手抱怨说：“爸爸，难道你没看见我身上着火了吗？”父亲从梦中惊醒，发现看护儿子遗体的老人睡着了，一支歪倒的蜡烛烧到了儿子的尸体。弗洛伊德认为，梦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延长睡眠。当蜡烛烧到儿子的尸体，产生的烟雾对睡着的父亲产生了刺激。父亲为了延长睡眠，当场构造了包含这个外在刺激之梦。但是由于外界的烟雾越来越浓，父亲终于被惊醒了。

法国哲学家拉康在《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》中对这个梦的解释却完全不同。他也认为父亲在烟雾的刺激下构建了一个梦，以便延长睡眠。但他在梦中遇到了拉康所说的“实在界”（the Real），也就是父亲对儿子的死负有一定的责任，儿子在梦中说自己身上着火就是在指责父亲失职。父亲对此深感内疚，但在清醒状态时他又不愿意承认或者极力否认这一点。在梦中与“实在界”的相遇是创伤性的，是父亲无法承担的。由于无法面对儿子的指责，为了逃离“实在界”，父亲才从梦中醒来，进入现实（reality）。因此，在梦与现实的对立中，“幻象”其实处在现实一边。

《海边的曼彻斯特》中的李早年由于自己的失误导致家中失火，他的两个女儿命殒火海，这成了他心头永远的伤痛。为了逃避这一创伤性经历，他才逃离家乡来到波士顿，以做各种杂活为生。在回家乡处理哥哥的后事时，李也不愿面对前妻，即使前妻原谅了他，他也不能原谅自己。哥哥在遗嘱中要求李做侄子的监护人，搬回家乡生活，李也不愿接受这一安排。按照拉康的说法，李的整个生活是以创伤性的实在界为中心展开的，但他同时又极力避免与实在界相遇，否则会导致他的现实世界的解体。但实在界总是要回归，而梦是实在界回归的主要方式。《海边的曼彻斯特》中的梦虽然取自弗洛伊德的著作，但整部电影却是按照拉康的解释来结构的。

《海边的曼彻斯特》中的「实在界」

■韩连庆

充其量只有三十多年的历史，这里既有老铜匠的铺子，也有皮货商的店面。商家门当户对，看得的确物以类聚，随处可见与老街相符的古玩、民俗、土产商店。

我沿街一路寻访，打量着两侧的仿古建筑，似乎只要随意推开这里的一扇门窗，就能看到百余年那戴着瓜皮帽、由乔家大院来这里做生意的晋商；甚至那或圆或方的老式烟窗，如梦如幻正在冒着袅袅炊烟，也能让我在怀古中嗅到几缕明清的气息。

老街两侧几乎全是商业店面，经营的既有蒙古族铜器具等手工艺品，也有价格并不太贵的小羊皮手套等蒙古族特色皮具。

我虽不擅购物也无意购物，也花了十元钱在这里潇洒，买了一小张小学生课桌面大小的羊皮。守摊的年轻女子告诉我，这羊皮子虽然较薄，但可以用来当桌布，或者用来擦桌洗碗。

在这条塞上老街，既不乏真真假假的古玩、做工或精良或粗糙的工艺品装饰品，又有地方土特产和风味小吃。

仿古建筑与琳琅满目的小商品相映生辉，商贩的叫卖声似欲唤醒明清的遗韵。

塞上老街毗邻达赖三世和达赖五世当年驻跸过，如今依然香火不断的大召寺，这里游人自然是络绎不绝。

在塞上老街流连，品味塞上民族的文化芳香，重温中华民族团结的历史，自在有黄山屯溪老街、上海黄浦老街等江南老街迥然不同的感受。

但我游览这些老街，有个共同的感受便是：一条老街其实也是一位老人，一位耄耋老人。

北京已有3066年的建城史，这该算是耄耋老人了吧？但北京虽然孕育了故宫、天坛、八达岭长城、颐和园等众多名胜古迹，真正保存比较好的老街只有国子监街。大栅栏相当勉强，“头顶马聚元，脚踩内联升，身穿八大祥，腰缠四大恒”如今只能是栅栏美丽的传说。

南锣鼓巷不算老街——它毕竟只是几条很逼仄的“巷”，游客纵然想教当年老舍笔下骆驼祥子的生活，坐黄包车沿什刹海、鼓楼跑一圈，不多的历史残片都成了考古学家的拓片，已很难捕捉那逝去的时光，更难体会到老街的京腔京韵。

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优良传统、尊老爱幼的国度，为何建设中的城市却不能像善待老人那样，尊重并善待老街呢？

在我国经济迅速腾飞的变革时期，城镇建设如火如荼的同时，城镇规划和建设部门能否科学决策，房地产开发商能否手下留情、留点温情呢？尊重老街并善待老街，不牢记住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古训吧。

(未收到稿费的作者请与编辑联系)